

中央红军过云南

中央红军到扎西

扎西（即威信）在云南省东北部，与四川、贵州相邻，是三省交界的荒僻地方。扎西镇在巍峨的乌蒙山麓扎岭西面的一块小盆地中。这个小市镇周围，农田四布，山水延绵，林茂泉清，是乌蒙山区少有的好地方。但是，在国民党统治下，扎西“城池尚未建筑，居民寥落，到处是断垣颓壁”，整个市镇不过三百来户人家。街市上，只有几家冷冷落落的铁匠铺，很难见到其他店铺。扎西镇的道路年久失修，“天晴一把刀，下雨一包糟”，连一条像样的马帮道路也没有。

1935年春节前夕，威信下了大雪，人们说：“瑞雪兆丰年”，盼望着有一个好年景。这一年，好日子果真降临，正月初三（阳历2月6日）天刚亮，披上银装的乌蒙山，一片雪白。就在这银白的世界里，出现了一面面火红的战旗，中国工农红军冒着鹅毛大雪，来到扎西。

瑞雪迎新春，穷苦人民迎红军。听到红军来到扎西的消息，镇上一下子活跃起来，贫苦百姓怀着异常兴奋和喜悦的心情，扶老携幼，三五成群地来到路口。有的还挑着茶水，放在路

旁，给战士们喝。城西的李大娘听说红军来了，特意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五个鸡蛋，煮熟后，用小笊箕端到路旁，送给红军吃，一连十几个战士都谢绝大娘的好意，李大娘可急了，她一把抓住某部三班班长小赵说：“收下这几个鸡蛋吧，你们走远路，一定饿了！”

“不饿，大娘，我们刚吃过饭哩！”小赵一边拉着大娘的手，一边含笑对大娘解释着。

但是，大娘说什么也不肯放开小赵的手，小赵没有办法，只好收下这五个鸡蛋，并且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龙毫递给李大娘。

这一下李大娘更急了，她赶紧对小赵说：“我又不是来赚钱的！”

“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。”小赵耐心地向李大娘解释着。

李大娘坚持不收钱，小赵急中生智，对李大娘说：“那边队长叫我口罗！”大娘一松手，小赵把钱塞给大娘，一溜烟跑着赶队伍去了。

站在旁边观看的人，不由称赞说：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！

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例子，其他指战员又何尝不是这样。红军一到扎西，战士们就忙着帮助群众挑水、劈柴、清扫街道。

第二天，红军在扎西禹王庙召开了穷民大会，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会上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，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，号召劳苦群众团结起来，打倒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。同时，动员穷苦人民积极参加红军。会上，根据群众的要求，处决了威信县伪团总肖曾武，为扎西人

民除了一害。接着，红军将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、布匹、盐巴、“毛边猪肉”以及其他浮财分给了穷苦百姓。无米下锅、衣不遮体的扎西人民，在这新春佳节，拿着红军分给的物品，个个欢天喜地。这一天，扎西镇沸腾了，镇上响起了欢乐的歌声：

红军到，干人笑，绅粮叫。

白军到，干人叫，绅粮笑。

要使干人天天笑，

白军不到红军到；

要使绅粮天天叫，

白军兄弟拖枪炮，

拖了枪炮回头跑，

打倒军阀妙妙妙。

入夜，又是一场大雪，地面积雪越来越厚。狂风呼啸，寒气逼人，红军住的帐篷，有的被风刮倒了。老百姓看到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受冻，纷纷来到宿营地，请红军战士到他们家中躲避风雪。但是，红军坚守纪律，不打扰老百姓，婉言谢绝了老百姓的邀请，重新拉起了帐篷，仍然宿于屋外。有的战士衣服湿透了，冰冷刺骨，就在宿营地烧起柴火，烘烤衣服。在这风雪之夜，红军营地上的篝火、号火一堆又一堆，像那红色的火炬，遍布四野，把昏暗的夜晚映照得一片通红。禹王庙前，部队机关扎营，充电机声隆隆地轰鸣着，压过了四野风雪的呼啸声，好似唱着欢乐的凯歌。这古老的扎西镇，老百姓第一次过上了这样一个欢腾的新春佳节。

一根拐棍的故事

故事发生在富源县布古村。村里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刘晓祥，刘晓祥只有一个女儿刘美兰，父女俩相依为命，过着“麻布片片当衣裳，山茅野菜充主粮”的穷苦日子。1935年春天，正是映山红开花的时节，传说红军要来了。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造谣，对红军百般诬蔑，群众不明真相，都跑到山里躲起来，这位被国民党的兵马吓坏了的老人，先把女儿打发走，随后自己也摸着离开家，准备到村外躲一躲。他迈着蹒跚的步子，跌跌撞撞地摸到村口，正遇到红军进村来。双目失明的刘晓祥，看不见来的是什么人，只听见来的人迎着他十分亲切地喊道：“老大爷，你要上哪里去？”一边喊他，一边就有两个人走过来搀扶着他，还对他讲：我们都是同样的受苦人，由于忍受不了反动官府、地主老财的欺压，跟着共产党起来闹革命。红军就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队伍，只要天下的穷苦人团结起来，这个吃人的世道就一定能够推翻，穷人一定能当家做主过上好日子。刘晓祥老大爷在他穷困的一生中，饱尝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老财的欺压凌辱，有谁对他表过半点同情呢？今天这些被土豪劣绅说成是“杀人放火”的红军对他这样一个瞎子，如此关怀备至，而且还给他讲那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革命道理，叫他怎么不感激万端呢！他这盲人的眼里，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，他情不自禁地折返身拉着红军往自己的家里走去。

一到家，红军战士争先恐后地替他打扫屋子，又忙着给他修理破烂的茅屋。战士们拿出随身携带的军粮，做出了热腾腾

的饭菜，把刘晓祥老大爹扶到桌前，给他盛饭菜，边吃边跟他拉家常，进一步宣传革命道理，真是亲如一家人。刘大爷越听心里越明白，红军真是穷苦人的队伍，是工农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擎天柱，所以国民党反动派、土豪劣绅才那样仇视红军。几十年来过着穷困生活，无依无靠的刘晓祥老大爹，想到这些，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，他拉着亲人红军的手，倾诉着自己受苦受难的血泪家史。红军战士边听边告诉他这个苦这个仇不是一家人的苦和仇，是普天下劳苦大众的共同遭遇，我们受苦的群众，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，跟着红军闹革命，才有翻身出头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一些红军战士就住在这位老人的家里。

第二天一早红军要出发了，一个红军战士做了一根藤竹拐棍送给刘晓祥老人，并深情地对他说：“老大爹，我们走了，你眼睛不好，留下这根拐棍用吧！等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，推翻了个吃人的世道，我们会再来看望你老人家的。”

红军虽然走了，但红军说的革命道理却深深地印在刘大爷的心上，红军送给他的拐棍，时刻伴随着他，他走到那里，带到那里。他盼红军、想红军，时刻抚摸着这根藤竹拐棍，给女儿美兰讲红军的恩情。多少个冬去春来，他拄着这根红军送给他的拐棍，独自摸到村口，默默地站着，思念着亲人红军，他盼望红军能早日回来。刘大爷年复一年地盼望着，随着光明的流逝，刘晓祥更加衰老了。临终时，他依旧不忘红军的恩情，把女儿刘美兰叫到跟前，从身边拿出这根藤竹拐棍，摸了又摸，止不住老泪纵横，他声音颤抖地说：“这是我们的传家宝，要世代代代传下去，永远牢记红军的恩情！”

刘晓祥去世后，刘美兰出嫁时把这根拐棍带到了婆家，当

她的公婆知道这根拐棍的来历后，都十分珍爱它。她的公公拄着这根拐棍，默念着红军。公公死后，婆婆又拄着这根拐棍，盼望着红军早些回来。就这样，这根藤竹拐棍从刘美兰的父亲，到她的公公、婆婆，一直到她，辗转两家，流传两代，先后四个人带在身边，成为他们对红军一往深情的见证。

现在这根藤竹拐棍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，它是红军与穷苦人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，也是我们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文物。

一枚铜元

平彝县有个小村庄，叫大树脚村。村里住着五六十户人家。红军来到之前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，污蔑红军。群众不了解红军，纷纷离开村子去躲藏，只有一个中年妇女留下来。她是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，丈夫外出做工，没有在家。方有娣从小受苦，给伪保长尹汉成当丫头，父亲长年累月当长工，被折磨死了，点点滴滴的血泪仇，使她从小就懂得了恨，懂得了爱。她想，一听说红军要来，保长、恶霸就慌了神，逃的逃跑的跑，这是为什么？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？她打算留在村里看个究竟。

红军来了，方有娣悄悄地在门口张望。她看见大队红军进村，战士们不进民房，不抢东西，不追鸡撵狗，纪律严明。她感到十分惊奇。正在这时，有个战士看到她，向她要水喝。她舀了一瓢清水递给这个战士，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了水，向她道了谢，还拿了一个铜板给她。方有娣活了三十多岁，从来没有见过喝口水还给钱的军队，她激动地拿着那枚铜元，不知怎么才

好。那个红军战士见她对红军不了解，就主动向她宣传，告诉她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是穷人的队伍，要严格遵守纪律，要保护群众利益，不能随便拿群众一针一线……方有娣越听心里越亮堂，越听就越热爱红军。

那时节正是阳春三月，天气晴朗，空气特别干燥。那个要水喝的红军战士走了，方有娣想，红军长途行军，口干舌燥，很需要喝水解渴，挑些水放在路边，给过路的红军喝，也能表达自己对红军的一点心意。于是，她把家里的木缸搬到路口上，挑来一担担清泉水盛满木缸。当她看到汗水淋漓的红军战士喝了自己挑来的清泉水，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。

红军真多呀！过了一批又一批，过了一天又一天，整整过了三天三夜。方有娣每天从早到晚，一挑又一挑，一担又一担，越挑越上劲，肩膀红肿了，可是她心里甜滋滋的。三天来，方有娣的水缸没有空过。在方有娣的宣传带动下，原先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回来了，大家争先恐后地帮助红军劈柴煮饭，挑水洗衣，整个村子像过年一样，可热闹啦！

第四天一早，住在村里的最后一批红军要出发了，一个干部到方有娣家来，对她的盛情表示感谢，同时告诉她，革命一定会胜利，红军一定会回来的。末了，把一床棉毯和许多铜元送给她。方有娣依依不舍地把红军送到村外，目送红军踏上新的征途。

红军一走，土豪劣绅又回来了，伪保长探听到方有娣得到了红军的东西，当天下午带着狗腿子闯进方有娣家，威逼她交出棉毯和铜元。不管这两个家伙怎样吓唬，鞭打，方有娣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她想，红军的东西，说什么也不能落在这些坏家伙手里。伪保长见威吓、毒打无济于事，带着狗腿子翻箱倒

柜，把棉毯和铜元抢走了，只剩下第一个红军战士喝水后给她的那枚铜元，她藏在怀里，没有被抢走。她拿出来，擦了又擦，看了又看，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她心里想：“红军一定会回来！”“仇一定要报。”她怀着对红军战士的深切怀念，珍藏着那枚铜元，顽强地生活着，终于迎了解放。

现在七十多岁的方有娣，常常把珍藏的这枚铜元，拿给大家看，还一往情深地讲述着当年红军来到大树脚村的革命事迹，教育下一代继承红军的革命传统，把社会主义江山建设得更加美好。

两 个 饭 盒

红军入滇第一仗，旗开得胜，击溃了踞险防守在白龙山上的国民党滇军李崧独立团，胜利地占领了白龙山，控制了羊肠营。此后红军某部进驻子头，过去作威作福、鱼肉人民的伪乡长吓跑了。红军把伪乡长家的粮食拿出来分给穷人。村里晏招弟家也住了几位红军战士，他们对晏招弟一家说话和气，借用什么东西都先征得同意，用后放回原处，有个战士还从伪乡长家背来满满一背篓谷子送给他家。村里的人都称赞说：“红军真是劳苦群众的军队，是穷人的大救星。”

第二天，为了追歼逃敌，天不亮红军就出发了。晏招娣和侄子晏其友依依不舍地送别了红军。然后两人一道出去挖野菜。忽然，晏招娣听到附近有微弱的呻吟声。她顺着声音找去，发现就在山脚的煤洞里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。她吓了一跳，再仔细一看，见这个人穿着灰布军装，衣领上有红领章，灰色的八角帽上嵌着一颗红彤彤的五星。这不是红军吗！她连

忙凑上去。这个红军战士，由于伤势过重，流血过多，面色苍白，神志已昏迷。晏招娣连忙把晏其友叫到跟前，两人把战士扶起来，打算背回家去救治。细心的晏招娣转念一想，要是回到家里，被伪乡长和狗腿子发现了，这个伤员就会遭毒手。两人商量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背着伤员，穿过冬瓜林，把他送到一个僻静的小土地庙里。

在小土地庙里，这个伤员醒过来了。他讲述了昨天夜晚，红军左路迂回部队向敌人进攻，冲锋时，他的脚被打伤，他忍着剧痛，匍匐前进，不幸跌到煤洞里昏了过去，因而和部队失去了联系。晏招娣一方面安慰他不要着急，好好治伤，另一方面让侄子守护着伤员，自己跑回家去，抱来了蓑衣和秧被（解放前贫苦农民用秧草晒干编织成的），让伤员躺在蓑衣上，给他盖上秧被，又回家煮了稀饭，装在挖野菜的竹篮里送来给伤员吃。他们姑侄两人掩护着这个红军伤员在小土地庙里，轮流送水送饭，并带来一些草药，晏招娣还烧水细心替伤员洗净伤口，敷上草药，然后包扎好，精心护理着伤员。

但是，这个伤员由于伤势过重，流血过多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常常昏迷不醒。第三天早上，晏招娣去送饭，看见这个战士脸色腊黄，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，伤口疼得他一阵阵抽搐。晏招娣心里多么难受啊！她上前喊了几声，伤员才慢慢醒来。晏招娣扶他坐起来，喂了稀饭，看着伤员睡下了，才慢慢离开。

这天傍晚，晏其友背着箩假装出外去找猪草，偷偷把饭送到庙里。这个伤员见他们姑侄俩这几天送水、送饭、送药，非常劳累，心里非常感激，他艰难地挣扎着挪起半个身子，眼里闪着莹莹的泪珠，并从身边摸出两个饭盒，然后对晏其友说：“老乡，你们对我太好了，我没有什么感谢你们的，只有这两个饭

盒，是从江西带来了，你们留下做个纪念吧……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……革命一定要胜利的……”他吃力地说着，声音渐渐低沉，只有嘴唇还在微微翕动着，好像还有很多心里话要说。晏其友满含泪水，急促地呼唤着：“红军哥哥，你醒醒，红军哥哥，你醒醒……”喊着喊着，红军伤员合上了双眼，再也不答应他了。晏其友捧着两个饭盒，泪水夺眶而出，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悲痛。

这天夜里，晏招娣姑侄俩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，在小庙旁挖了个坑，掩埋了烈士的遗体。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，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，他们精心收藏着这两个饭盒，深切地怀念着红军，盼望着红军早日打回来。

一 家 人

4月24日的羊肠营战斗异常激烈，敌人凭险固守白龙山，红军几次冲锋都未得手，最后采取了从左右两侧向敌人迂回包抄的办法，才把敌人击溃。但就在这次激战中，红军前卫二团某营战士邓洪照负伤倒下了。

为了不影响整个部队的行动计划，邓洪照被安置在迤老黑村的一个老乡家里养伤。这家老乡只有母子二人，老人叫叶真莲，儿子叫陶忠明。叶真莲母子像对待亲人一样，把邓洪照一切都安排照顾得非常周到。

几天后，国民党追兵来到了这一带，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，口口声声说，要把红军伤病员全部搜查出来。风声越来越紧了，叶大妈母子商议后，准备由陶忠明背着邓洪照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暂时躲一躲。不料正在他们要出门时，国民党兵

闯进来了，他们看见陶忠明背着一个人，立即气势汹汹地指着问叶大妈：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我的大儿子。”叶大妈不慌不忙地回答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敌兵指着邓洪照追问道。

“陶文斌”邓洪照胸有成竹地回答着。

敌兵一听不是当地口音，更是逼上来了，一个当官的“嘿！嘿！”地冷笑了几声，凶恶地指着叶大妈逼着道：“老婆子，露馅了吧！他是你的儿子，为什么口音不对呢？”

叶大妈轻蔑地扫了敌人一眼，镇定自若地说：“儿子被你们抓了当兵，在外七八年，口音怎么能不变呢？”

穷凶极恶的敌兵不容分说，就要来抓人，叶大妈奋不顾身地扑上去，推开敌人，护着红伤员，激忿地回答道：“你们要杀，就杀我！就是死我们娘儿俩也死在一起。”

这时，陶忠明也急中生智，吓唬敌人说：“如果要杀我哥哥，你们留下姓名来，中央军来要人，我们家也好交待。”

乡亲们也纷纷帮叶大妈作证，敌人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只好扫兴地走了。

搜查的敌人虽然走了，但这个红军伤员仍然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。为了瞒过敌人，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说大儿子陶文斌已经死了，用草席包好，抬到山上去埋。就这样，他们娘儿俩把邓洪照送到了一个小山洞里隐藏起来。每天晚上，叶大妈母子悄悄给红军伤员送饭。叶大妈还懂得一些草药，她经常找一些医治枪伤的药来给邓洪照敷伤口。但是由于天气太热，洞内又很潮湿，住了一些日子，邓洪照的伤口开始发炎、化脓，伤口实在疼痛难忍，他就用块大石头压在脚上，借以减轻疼痛。

叶大妈母子看到邓洪照同志的伤势越来越重，急的没法。最后决定把他背回家中医治。邓洪照同志说什么也不肯，他对叶大妈说：“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。我的伤势很重，如果我死了将来革命胜利时，请把我的情况告诉组织上。”叶大妈母子俩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丢下他不管，陶忠明还安慰他说：“即使掉脑袋，我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救活。”并且边说就边把他背起来往外走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雨还淅淅沥沥下个不停，陶忠明背着邓洪照顺着泥泞的山路回到了家。

邓洪照同志又躲藏在陶忠明家里了。叶大妈为了使他的伤口早日愈合，要用嘴替他吸去伤口溃烂处的脓血，邓洪照同志那里忍心！叶大妈再三说，不把脓血吸掉，伤口会更加溃烂。邓洪照拗不过叶大妈，只好让她一口一口地把脓血吸出来。邓洪照同志深受感动，他想：叶大妈母子和我素不相识，却不惜身家性命为我担风险，又这样不顾脓血的脏臭为我治伤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革命的情谊。他越想越激动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忍不住泪水扑簌簌地注邓下来，滴到了叶大妈脸上。叶大妈见他流泪以为是疼的忍不住，又安慰他说：“孩子，忍着点，长疼不如短疼。”多好的妈妈啊，邓洪照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深情地喊了一声“妈！”接着又说道：“你真比我的亲妈还要亲啊！”

在叶大妈的精心照料下，邓洪照的伤口逐渐好了。叶大妈看到他身体一天比一天结实，精神一天比一天饱满，有时哼着歌曲，有时又给他们讲战斗故事，消瘦的脸上呈现出笑容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说实在的，叶大妈母子俩为了邓洪照同志，真是操碎了心。他们为了邓兴照同志吃好一点，东家找盐，西家借米，而自己却用山茅野菜度日。邓洪照同志看到这种情

况 实在不忍心。一天 他对叶大妈说：“妈 你让我出去讨饭吧！这样可以减轻家中负担。”

叶大妈说：“孩子，别这么想，我们娘儿再苦也要把你养活。”

“妈 这几个月真把你们磨够了 我永远忘不了你们！”邓洪照同志感动地说。

“孩子，提这些干什么，要不是为了革命，为了我们穷苦人，你怎么会从江西来到我们这里呢？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，只要你养好伤，天大的困难大妈也能克服。”叶大妈爱抚地安慰着他说。

俗话说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天长日久，陶忠明家收养红军伤员的事，被伪保长知道了。为了免遭受毒手，叶大妈让陶忠明和邓洪照两人一起到外边去避难，自己留下来看家。后来陶忠明逃到个旧，在矿山当了砂丁，邓洪照流落到了罗平县。

“一唱雄鸡天下白。”云南解放了。他们母子三人才团聚在一起成了一家人。

红军来到白水城

初春的云南高原，满山绿树、鲜花，那山茶花开的一团团一簇簇 火红耀眼 在一些村舍周围 种着高大的芭蕉 还生长着奇形怪状的仙人掌。走到坝子里，水田里嫩绿的秧苗，迎风摇摆，好像在欢迎红军的到来。

4月24日凌晨，当群峰还隐设在晨雾里，下弦月还挂在天上，刚取得白龙山胜利的红军健儿又顺着蜿蜒的山路整装出发了；走在最前面的是前卫一师二团的指战员们，他们个个

精神抖擞，激情满怀，有的还沉浸在炽热的战斗回忆之中。

就在这里，原先奉命赶往贵阳“保驾”的滇军孙渡纵队后卫安恩溥旅，又奉命掉头回追红军，由贵州追到平彝县沙寨村，与红一军团后卫二师接触，红军后卫二师五团随即进驻小羊肠一带，安旅继续尾追到了小羊肠，两军隔山对峙着。

4月25日，又是一个大好的晴天，中央军委纵队经过熟竹来到了营口。这是当年属沾益县管辖的一块飞地。在这里，党中央研究了敌情，发布了“关于消灭沾益、曲靖、白水之敌的指示。”

各军团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军委的部署，在向沾益分县、白水前进途中，击溃了滇军阻击部队李崧独立第二团。26日，三军团进驻白水城，三军团一部对沾益县进行包围佯攻；一军团、五军团各一部奉命对曲靖城进行包围监视，而红军大部按照“四·二五”命令，准备在沾益、曲靖、老马场地区回击歼灭滇军安旅，但敌军见李崧独立团已受到红军的歼灭性打击，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，不敢前进，而绕道罗平、陆良、宜良等地，乘火车窜回昆明，保龙云老巢去了。

红军来到白水镇，穷苦百姓欢天喜地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。这天，白水镇阳光灿烂，春风送暖。中午，身穿灰布军服，头戴五星八角帽的红军队伍，浩浩荡荡地开进白水镇。红军一住下，就帮助老百姓劈柴挑水，扫地做活，严守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，并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。让群众知道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，是为穷苦人民求解放的队伍。同时，打开了李白章、刘培山等几家土豪的仓库，把粮食、火腿、浮财分给穷苦老百姓，并且斗争了土豪李白章。穷苦百姓欢天喜地，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。

一个红军班长和一个机枪手住到一家老大妈家，老大妈家姓李，她丈夫外出，只有女儿小珍在家。红军来到她家，一面帮她家做活计，一面给母女俩讲革命道理。李大妈越听心里越高兴，她见红军衣服烂了，便把买给小珍缝裤子的四尺新布，剪开来补在红军的衣服和米口袋上。李大妈一面缝补，一面向红军讲述她一家的悲惨遭遇：她的大儿子病饿而死；二儿子被抓去当壮丁，下落不明；三儿子被“遭殃军”拉夫，一去不见回还；四儿子当长工，被地主毒打送进监牢；儿媳妇在大地主李白章家帮工，病痛不得治疗，含恨死去。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把李大妈一家弄得家破人亡。

正当李大妈痛心疾首地讲述着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时，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到白水镇上空，大家还来不及躲避，飞机已经俯冲投弹了。一颗炸弹在李大妈家门前爆炸，两位红军战士不顾个人安危，立即把李大妈和小珍推到门后卧倒，并用身体掩护着她们。不幸炸弹穿过板壁，炸中班长的腹部，班长牺牲了，机枪手赖伦清大腿受了伤，李大妈和小珍却安然无恙。班长的牺牲，使乡亲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。李大妈更是悲痛万分，她把为李大爹准备的寿材拿来装殓了红军班长。受伤的机枪手就留在李大妈家养伤。红军走了，反动派挨家挨户搜查红军伤病员，李大妈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着红军伤员。李大爹上山找草药替伤员治伤，经过二十多天精心护理，伤员的伤口长好了，要去追赶部队。李大妈一家准备了干粮，含着热泪，送别了红军。

当敌机轰炸白水镇时，正在街上玩耍的张光锁大爹家两个小孩，吓得往家里跑，敌机又是扫射，又是投弹。一个红军战士看见，赶着过来，一面喊着：“小弟弟，快趴下！”就把这两个

小孩按在地上，用自己的身子护着他们，炸弹在附近爆炸了，这位红军战士英勇地牺牲。哥哥安全无恙，妹妹被炸伤了眼和脚，躺在血泊中。另一位红军见此情景，不顾敌机扫射，抱起受伤的小女孩，送回张光锁家中，又立即找来红军王医生抢救小孩。第二天，红军要离开白水镇，张大爹天不亮就做好干粮送给红军。队伍出发前，红军王医生又给张大爹送来了一包药，留给孩子治伤。张大爹激动地说：“你们真是穷人的队伍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！你们为穷人流血牺牲，我们永辈子忘不了红军的恩情！”

红三军团前卫十一团胜利占领白水镇后，为掩护三军团大部队在白水宿营，接到命令，需到白水向平彝前的十里处警戒，与尾追的敌军相对峙。9点钟以后，敌机飞临白水城附近一带天空，大肆轰炸，这时军团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距白水城二十多里的地方，这一带地形开阔，除少量树林外，没有隐蔽的地方，敌机轰炸，使部队受到了一些损伤。

夜晚，红军侦察排获得情报，追敌一部到达距白水二十里的某圩场宿营，距十一团警戒地仅十里，敌人企图恢复失去的白水镇，天亮后可能前来攻打。第二天清晨5点以后，三军团主力离白水向沾方向前进了。十一团继续担任掩护任务。6点钟，敌军发动攻击。红军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通过白水城，而不是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抗战，因此采用运动防御的战术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相周旋。战斗开始时，红军十一团以一个营的兵力，布置了宽约一里的防御正面，敌军指挥官上了当，以为这是和红军大部队作战，用三个团的兵力在正面展开，发动攻击，但红军不顽强抵抗，而自动撤退，就迫使敌人不得不集结其已展开的兵力。敌人十分胆小，当红军撤出阵地后，不敢大

胆前进占领阵地 而是经过炮轰 机关枪射击、尖兵搜索 然后一班、一排、一连、一营地集结。就这样 迫使敌人展开、搜索、集结 又展开、搜索、集结 致使敌人兵力疲惫 耗费精力与时间。这样 掩护部队抗击着敌军 大部队在马路上加速运动 到下午 1 点钟以后，军团的主力已经全部通过白水城，下午 3 点，后卫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，也撤离白水城向前追赶主力部队去了。

龙云“献图”

四月里来豆花香，
工农红军过盘江。
军阀龙云吓破胆，
急电薛岳来帮忙。
又派专车又送礼，
喇叭嘟嘟跑贵阳。
送去茶叶和火腿，
还有地图一大箱。
心想红军隔千里，
哪知红军伏路旁。
红军一举把敌歼，
捷报传来喜洋洋。
军阀官僚和买办，
都是运输大队长。

这首至今仍然流传在曲靖一带老百姓当中的民歌，叙述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故事。